



白衣手記

廖灯華

我必遵守醫師警言，
在病人前我必是傾力相待，
不論任何情況，我必以仁慈，博愛為原則，且
悲天憫人。

× × × ×

我到了臺北。我來了這醫院。

風淒淒，冷，且勁。臺北陰且灰，我沒忘記這
是冬天。冬天、風冷、天鬱。

臺北，呵，好久了？有多久沒回這城市？這常
我夜夢所向，曾我歡渡四年時光之城市？重返，我
有遊人之感；我是歸人麼？呵！舉目無窮盡，天涯
四海之心未定，我如何能殷殷篤篤靜心，若落塵之
歸士？

所以我來了。來醫院，來為我他日白衣歷程做
個見證。24年光鮮歲月，我刷白了青衫，滌盡了凡
塵。註定我要身著白衣，要面臨諸種生老病死。我
不知前人如何能踏出他們的步伐而不心驚於人世之
幻滅，我不能。我太執注，太性情。我本不該步上
此途，但我還是得上路。可不是無奈麼，這人生！
而——我的無奈才正開始哪！

這醫院，同其他大廈一般，有著雄偉外表。不

同的是，天知道裡面有多少悲劇正上演著：人哭著
來，被哭著回去。一轉一折之間便已是人生。人一
旦生下，即無權選擇他的路，像擲出的骰子，你絕
無法預知出現的是一色或是癩三。

我是骰子，且已轉動。

我走入醫院，像被扔進碗。

我悽惶，黯悵。

我並不勇敢，我知道。

× × × ×

止血帶綁上那人的手，血管像樹根般盤結而出
。針頭已現，澄黃液體在末端滴淌。針尖插入那人
皮膚、進去、略旋、上挑、循線推入。一段金屬針
頭置體內是種怎樣感覺？我忖思。我聽到他輕歡。

——謝謝你，醫師。

我突然顫了下，霎那間，我接觸了他的目光。
好暗、好黯。

（怎樣的一雙眼？）

但，他的眼突現光采；希望、是希望；他正如
負壁之獸，猶做最後掙扎。目光多麼堅強，多麼自
信，他可知他已瀕危？他可知他只如風中殘燭，岌
岌待滅？他知，他知呵！但他仍有希望；只要還沒

倒，只要仍屹立，只要堅持，他總有挺立傲笑的一天，他相信，且堅信。但，這信心可維持多久？人非日月，必與草木同朽；他能堅持多久？

我走出病房，聽到總醫師們正討論著。

——420 之五的病人的報告出來了，和我們判斷相同，是肝癌。

——其實從實驗室檢驗即可得知了。記住，只要病人的 GOT 值大於 GPT 值三倍，且有肝病歷史，則肝癌的可能性將大於 90%。

——嗯，嗯……（大家皆浸淫於學術領域中。）

——呃，請問，他可以活多久？

是一個實習醫師提出的。

——無，不出三個月。

……………

人群走了。一陣吵雜後又歸於靜寂，只有我兀自楞在那兒。這種事，在醫院是很多的；見多，或許不怪了。但我心好酸，好傷悲。他們一句話就斷定了病人的命運，只一句話，竟連反駁餘地都沒有。他是死定了；因為，只因為以前的病人從無一人活下，所以他必死無疑。有可能出現奇蹟麼？奇蹟，他需要奇蹟，但，有麼？

晚上，我在日記寫下：

——什麼叫勇？什麼叫命運？勇者，你真能改變你的命運麼？——

第二天我到了醫院，他已不在了。護士們忙著整理床單，我急忙問道：「他呢？這病人呢？——在太平間。他昨晚突然昏迷、休克、急救無效，就……。」

哦，是了，這就是人生了，你逃不掉，躲不了的；它像一張網，密密牢牢的網。

——人生，真的是張永遠堪不破的網麼？——

× × × ×

我走上六樓。

在轉角的販賣處我順手買了只風車，沉沉腳步壓得我心好痛。

——醫生，我會好嗎？——

好弱，好弱的心聲。會好嗎？我自問著，一遍又一遍。

——別就心，你還小，體力好，一定會好的。

我微笑著答他。不然，怎辦？我注射靜脈，他

默默承受，眼睛一直看著我，看得我心慌。

白血病，已兩年多了。本來該已唸國三；由於治病，長期臥床，才只國二。他發病後身體日漸消瘦，父親即日漸髮蒼。天哪！究竟做了什麼孽，竟如此折磨我的獨子？醫師啊，求求你，我們吳家單脈相傳，我們賠不起兒子啊！醫師，請你用最好的藥，就算是賣田賣地，我也要救回我的阿隆……淚水沾濕了我雙眼，不爭氣的，竟滴了下來，垂入口鼻，鹹鹹的，直鹹入心坎。醫師並不是萬能的，也有束手無策的時候啊！

我幫吳老伯查病歷，翻書，請教；但，大家都搖頭。你們為什麼要搖頭？為什麼？為什麼不能給老頭兒一個希望？為什麼？……

我不能給他安慰，只有陪著他哭。給我一點你的哀傷吧！只要能減輕苦痛——

意外的，阿隆早已知生命不長，甚至知白血病，沒藥可救——我拜託你，請求你，醫師！別讓爸知道我已知道，這樣他會更傷心的。唉！爸他好可憐。

霎那間，我迷惑了。究竟是誰可憐？生者？死者？死者一旦撒手而去，生者却需背負這絞腸傷痛，日思夜念，未有終止；如是，何者較悲哀？

阿隆，你怕死麼？醫師，說真的，我還不瞭解什麼是死？

阿隆，不要怕死。死和生是同一，正和江和海是一體。而死亡呢，就像只是赤裸裸的站在風中而熔入太陽而已。生命是一種永恆的延續，死只是其中一道關卡；過了這，你將進入另一階段的生……。

夕陽從千山萬水之外遙遙照我，拖我，身影好長好長。答應送阿隆一只風車；風車就像他的生命，需要風力支持；一旦風力停止便也是生命的結束。

只略一遲疑，我隨即推門進入阿隆房間。我願給他最溫暖的冬天，哪怕是最後一個。

× × × ×

早上，我跟著黃醫師巡房。

捧著一大堆病歷，彳亍行於其後，我像一個執經請益的小書生。

我們一間一間的繞，每當黃醫師開口，總會惹大家笑，他那口外省臺語實在不標準。

——阿婆啊，昨暝暝得「厚不厚」啊？

——唉呀，隴總同款啦，也無卡「厚」哩！

——「賣」著急啦，慢慢來啦！

——阿伯啊，「八肚」還痛沒？

——唉，老伙子了，身體不康健哪！……

阿婆的糖尿病已有十多年了，藥吃吃停停的，現已造成神經炎，常抱怨耳鳴、失眠，視力也減退好多。阿伯的大腸癌已快開刀，但家屬一直沒告訴他真相，只說是「腸打結」……

「其實，做個醫生啊，這種人際功夫非常重要；你要讓病人信任你，必須真正去關心他，尤其讓他和你統一戰線，充分合作才行。」

我十分同意他的話。

在醫院裡，每個病人背後都有段辛酸史，他們或是販夫，或是走卒，甚或是達官貴人，但只要到了這兒便全都一樣。人性的弱點在此表露無遺。那種生存的掙扎，與死神的搏鬥，是人類的另一層面。

我曾想對生命下個定義，對人生定個範疇；但千思萬索後，我放棄了。

生命幽深，高峻且遙遠；生命比任何存在的生靈還古老。我們時常把生命冠以痛苦的名字，其實真正痛苦和晦澀的只是我們自己。

沒人能夠對生命下定義，從沒人能。

× × × ×

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；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……」「你聽說過這首詞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而且，很熟！」「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……」我回答他。

「唉，是了，應不識，應不識了；我現在這模樣兒，她會認得出嗎？……」

我看著這病人，眼神慢慢傷痛起來。

悲莫甚於傷別離，更何況是生離死別？

「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；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？……」

他突然注視著我，他沒想一個醫者竟也會有這般深切的感受；他好感激，好感激；只因我能瞭解他內心的苦痛；只因我一語道盡他萬般愁腸。

一對相愛異常的夫妻，男上進積極，女溫柔賢慧。他們胼手胝足，共創天地。從基礎打起，從最艱苦處投下血汗，終於在幾年滄澹經營後擁有一家自己的圖書公司。回想當年資本少，人手缺，外援絕的困境，兩人簡直不敢相信已踏上成功大道。

但，幸運並沒有繼續圍繞他們；在一次送貨途中，她發生了車禍。他趕到醫院時她只剩最後一口氣；他要他堅持下去，為兩人的理想奮鬥，他的成功也正是她的希望……別傷心，別難過！今生不能相守，她會等著來世……

他幾乎崩潰了；他死命抓住她逐漸變冷的屍體，他不讓她走，不許，不許……他號啕大哭，淚水從他的眼，他的臉，他內心最深處流下……

他已柔腸寸斷，他忘了時辰，忘了晝夜；只知拼命工作；吃，住都留在辦公室，他把她的照片掛滿四壁，他可感覺她從四面八方繞他，圍他，陪他，護他……他髮亂，鬚長，形銷骨立，兩眼發赤，顴窩下陷，顴骨高突……他終於昏倒在辦公室。

「料得年年腸斷處，明月一、夜；短一、松一、岡……」

他一字字的輕唸；他睡了。

我緩緩走出病房，舒了口氣。

他只是工作過度，體力透支。休養數日便可恢復了。但，他內心的傷痕，有誰能治？

我抬頭望望窗外；臺北的冬更深沉，更寒酷了。

我聳起雙肩，佝偻著。

——不管再怎麼寒冷的冬天，

它，總是會過去的——

× × × ×

再度的，我又踏上中興號，但這次是歸途了。在臺北一個月，一個整整的冬天，如今想來恍若一夢。

——人生不也像一場夢麼？——

現在我是清醒的了，但——這豈非只是另一更長久，更深沉的夢麼？

白衣生涯使我長大，白衣歷程使我沉穩。

從浪莽少年，春日長安爭纏頭的年少轉為遍嘗人生百態的醫者，這其中需有多少歷煉？

我從無奈中肯定了自己，從徬徨中找回了自己。

醫者之路無窮長，我知道。

只有在人生旅程迷失過千千萬萬次的人，才是一個真正的返鄉者。

從今而後，我算是歸依醫學之鄉了。

我是個真正的返鄉者，起碼，我正在歸家的路上！